母女之間

羅幸華

1

三月初春的早上，和煦的陽光從明亮的雕窗射進來，鋼琴上的黑絨外套被照得發着黑澤澤的光，春天的氣息在搖曳的枝頭隱約的散發——一切很靜，但好像又醞釀着無比的生氣。一個少女，靜聽着白牆滴打滴打的鐘聲，她的心靈裏也像三月的春七一樣，靜穆中有着欣欣向榮的生命跳躍。——時間在滴滴打打中慢慢的過去，當她双手抱着厚甸甸的樂譜，闔上睫毛的双眼，深深的呼吸時，在冥冥中一座精緻的象牙塔彷彿就出現在隱重的鋼琴上，閃着道道的白光，是的她純白的象牙塔必須映襯在黑澤的鋼琴上才顯出絢麗奪目的光芒。

「生先，打擾您了，我想請您給我指正」。她對着白髮皤皤，儀態嚴肅的陌生人，羞怯的說着。

春風吹拂透明的窗帘，小巧的哈巴狗在清淨地氈上輕輕的舒展腰身，嫩綠的枝芽吸吮了露珠，慢慢的張開睡眼，一排一排美妙的音符插上了天使的翅膀在春的氣息裏飛舞跳動，這些音符在輕霧迷濛中出沒，又在潔淨的沙上翻筋斗，然後隨着海風瀰漫到深藍的大海……。

這位白髮向後梳的老士，默默的關上琴蓋，站起來，兩眼流露着散漫的眼光，多紋的嘴角抿得緊緊，他慢慢的搖頭了——這時她的耳朵听到碎鉅響的琴蓋聲，她發現鋼琴上的象牙塔，掉落了，破碎了。

「他是一位第一流的聲樂家…要深造必得他的指導但是他不肯收我作弟子…不，我可繳得起昂貴的學費，我會好好學習…我也會成爲一個有成就的聲樂家…但是…我不成嗎？…錢？不，他不會看重，他只收值得造就的學生…我？我的天才？我的努力？我……？」—街車尖銳的啦叭聲，無情的吼着，她醒了，好像從高崖上忽然被拋下來，她的眼角掛着兩滴清淚。她不曉得自己怎樣從那位名聲樂家的家裡出來，也許很失儀，總是一切好像幾世紀以前的事了。

她低頭走進一條陋巷，參差不齊的破房，經年失修，敗垣下堆着零亂的破木箱，狹小的巷道上積着一塊一塊污水，風一吹就揚起發霉的臭味。一群衣服襤褸的孩子，呀——呀——從木箱裏衝出來，一蜂湧，一邊跑一邊嚷着，奔向巷口去了，他們正玩着捉小偷的遊戲，他們一跑把污水濺得潔白的裙子起了花點，眼看他們消失在巷口，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並沒有去理會，咬了一下薄唇又低頭走了，可憐的孩子，父母爲生活奔波去了，誰管他們？——她轉過了彎，母親正蹲在門口洗着一大盆衣服，曲彎的背身一陣一陣的振動，她起皺的頸上正淌着一條一條的汗。

「媽!!媽!!」母親高興的抬頭，慈祥的笑了，她的一隻手爲了一掠垂下的頭髮在額角抹了一塊肥皂沫。

「媽，辛苦了。」她掏出手帕趨前爲母親拭乾，這一剎那，她的心裏忽然有一種來嘗有的感覺「母親變老了。爲了生活太辛苦了。」在低簷下，母親的微笑使眼角起了一絲一絲未月的痕跡，她的笑聲失去也了往日的開朗，她的筋骨也不如以前靈活，她的一舉一動已經顯出年邁遲滯了。

這些她好像在今天〃才第一次感覺出來的。

〃母親太辛苦了〃她喃喃的自語，那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屋後的鐵路，駛進一列快車，單調的警鈴，「叮噹」「叮噹」的響着，車聲轟隆轟隆，交織成一片煩亂的噪音—她此時心境就像那噪音，很亂很亂，永無頭緒。

2

人世間的驟變都不是人所能逆料，本來萱萱的家境非常富有，後來父親的事業一敗塗地，不久就患病去世，她們母女輾轉搬幾次家才定居在這個近市郊的巷子。從此母親以洗衣來維持生活。

昏暗的燈光下，母親戴着老花眼鏡補綴衣服。

「萱，替媽穿線好嗎？」

「是，媽!!」她双手接過，低頭的穿線，但是她的心裏爲母親洗衣服泡腫的手指感到難過。

「一位朋友，替我介紹了一份輕鬆的職業，我……想學聲樂的事暫時停止。

母親取下眼鏡露出驚奇的眼光。

「這樣可以省些學費，多些收入。」

「不要這樣想，孩子。」

她不肯看母親的臉，只顧穿線：「但是，你太苦了。」

「媽看你好好學習才快樂。母親深情的看了自己的女兒一眼。是的，她長大了，婷婷玉立，如臨風的玉樹，長長的秀髮，水汪汪的眼睛，紅紅的薄唇，當她一笑就露出一排美麗的白齒，作母親的，看着自己美麗的孩子是多麼欣慰。」

「只要你努力向學，媽不感到辛苦。」—於是母親接住了針線，慈祥的笑了。

她默默的向母親點頭。半響，她靠在窗上，聽唧唧的蟲聲，風吹過樹梢傳來不知名的花香，在幽香裊繞裏，她的眼前漸漸的瀰漫一層輕霧：

在一架燈光閃爍的化粧臺旁，一位黑人女歌唱家御下頭飾，正接受記者的訪問。

散場後人聲嘈雜，擁擠的觀衆捧着鮮花，拿着題名簿湧向後臺，他們腦際縈繞剛才美妙的音律，許多人深受感動兩眶濕潤，他們擠在化粧室門口人潮湧湧。

「瑪麗亞安德遜女士，恭賀您今晚成功的表演，您知道成千成萬的人由於您的歌聲得到心靈的撫慰，他們稱您爲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歌唱家之一，那麼您是否願意告訴我，在你這一生中最不可忘懷的是什麼事情？」

這位偉大的黑人歌唱家，從貧苦中奮鬪向上終於獲得極大的成功，她曾在白宮爲總統和英皇獻唱，她得過最大的榮譽，世界最偉大的指揮家在一曲終了時，閃着激動的眼淚向她讚賞，她曾在復活節的大場面，站在林肯的銅像下爲數萬人引吭高歌……。這些光榮的往事，都值得銘記心中永生不忘，但是她都忘了。

她興奮地說：「我一生最難忘的事，就是當我返抵家鄉，我告訴母親從此以後我們不必再以洗衣來謀生了，這時母親慈祥的面龐顯露出從未有過的微笑。」

在萱萱天堂的美夢裏，只有一件事：有一天她要像那位偉大的歌唱家一樣，回到這條陋巷，撫摸母親的粗手，激情的說：「媽，從今以後我們……。

3

一連幾天失眠的折磨，母親終於知道了，萱萱在音樂的進修上受了很大的挫折，萱萱由樂觀進取一變而爲成悲觀灰心，那位先生在她的心目中一直是她所崇拜的，她充滿信心的準備，應試。現在一切顯示以往自己只是生活在自我陶醉的小天地裏編織着音樂家的美夢。雖然母親一再的鼓勵下，她仍努力練習聲樂，但是無論如何，她總覺得自己缺乏信心。她常對着鏡子說：「這是自欺欺人的，我眞正要做的事是如何幫助母親。」

太陽已經上了籬笆，通紅的大臉在雲窗露出來了，晾在竹竿上的衣服快樂的飛舞着。

萱萱昨夜又失眠所以母親有意讓她多睡沒有吵醒她。母親輕輕帶上門，出去了。

麻雀在屋頂上吱吱的叫着忽而飛到電線上，拍着翅膀，忽而又飛到地上啄着漿衣服所剩的飯粒。

母親興冲冲的從外面回來，從門縫探頭，萱萱已經起床，高興的說：「萱，起來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於是順手遞給一份報紙。原來是某一家廣播公司在徵務聲樂歌唱的隊員，一經錄取，不僅可以免費學聲樂而且還有菲薄的車馬費。「你應該去試一試，自上次回來已經二三個月，你總悶悶不樂，去吧，換換氣氛」。

「媽，對於音樂試唱，很害怕。」

「你以前總是很自在的，還記得嗎？有一次在盛大的演唱會上，你博得如雷的掌聲，我高興的把你接下來，問你怕不怕？—你興奮的說，一點也不怕，並且說在大庭廣衆表演頂有趣的。」

「是的我還記得，那時爸爸也在場，他高興的擁抱住我，吻着我的双頰，口裏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她陷入回憶的漩渦裏。

母親低沉的口吻：「好孩子，爲了媽，拿以前的勇氣來吧！繼續努力，要忍耐，成功之前總是有些困難。」

她支着下顎沒有作聲，默默的聽着。——母親是一個最了解「成功」定義的人，她生在大富的家庭裏，却嫁給窮苦的父親，她忌恨攀援，她一心一意鼓勵丈夫，有時簡直近於鞭策，他們年青時刻苦耐勞，白手起家，在寒冷的冬夜爲激勵丈夫的進取，她强着懷孕的身體陪他在冰天雪地裏照料工作。

父親終於成功了，可是却又帶着他的成功去了，母親的老境却如此的慘澹，但是她並不灰心，現在父親不在，她好像把全副心力灌注在萱萱的音樂上。她確信萱萱是可以成功的，就像她當初嫁給她的丈夫一樣確信他是有前途的一樣。

萱萱從小，對藝術就表然出敏銳的感受力，尤其在音樂，當她還只三四歲，她就能和着唱片的音樂打出準確的拍子，這使得父母很驚奇，因此從小她就斷斷續續的學過聲樂。

俗說：禍不單行，福無双至。當家道衰落時，她的學習生涯也變得一波三折。

「沒有希望了，我不願看你辛苦，爲了生活，爲了音樂學費……放棄了，那沒有希望的東西。」

「不要激動，聽我訴，這一次沒有錄取並不宣佈失敗，再振作，愈多的挫折所得到的成功才愈眞實。」

「媽一但是，我…。」她哭起來了，母親抱住她也老淚縱橫。

半弦月照着陋巷，風吹動了破門吱吱呀呀的響，陋巷的燈光昏昏欲睡。

4

八月的炎熱天，一個穿黑紗的怪客，隨着北來的暑濡，偷偷的從擁擠的港口登陸，他的脚步輕躡，使人不易察覺，他的臉孔漲紅，手裏執着一根魔鬼的手杖。

一天夜晚，他來到陋巷敲着萱萱的家門，當時萱萱正失眠在床上翻來覆去，當她去開門時，那根魔鬼的手杖輕輕點在她的頭上，她覺得有些異常，因爲對於心境不佳的失眠者那魔鬼手杖有着驚人的力量。這位客人是誰？他的芳名一流行性感冒。

她開始發燒，頭痛，嘔吐，渾身的力氣好像被那位客怪統統攫去了。到了第七天，她發着高燒，昏迷的夢中又遇見那個頭髮零亂的怪客，一相見，他就把一條粗繩勒在她的頸上强要把她拉走，她拚命的掙扎，她用軟弱的手死勁的打着那個怪客，但是一點也沒用，用脚踢他一他仍笑嘻嘻的死纏，他想叫，但一開口却又叫不出來，最後她狠狠的向他咬了一口，驚慌的叫出一聲：「救命一。」

她醒了，渾身淌着冷汗，母親在身旁撫慰着她，當她夢囈似的叫一聲：「媽媽」，她發現自己的喉音嘶啞。

一個多月後，她復元了，但是她的喉嚨老覺得被那個怪客的繩子勒住，她的聲音變得沙啞無韻，就像斑駁的舊唱片所發出的聲音一樣。「喉嚨的沙啞只是一種病尾症、再靜養些日子就會好的。」醫生說。

5

母親爲了女兒的嗓啞感到萬分焦急。

她皺眉的說：「媽，我吃膩了，怪怕人的，就停一次吧。

「你聽聽自己的聲音，多難聽，快把藥水喝下吧。」

有一天母女從一家咽喉科的大醫院出來，她們眼神籠罩着一團憂疑的雲翳。

「他的咽喉很正常，也許感冒太久，再過些日子自然會好的。」

一月後，她們從另一家醫院出來，醫生所告訴的也是如此：「她沒有病，再靜養些日子就會變好。」

萱萱已經不去學聲樂了，的她小天地更狹了，爲了自己沙啞的聲音，躲在家裏羞於見人。

母親要送衣服出去之前，一再叮嚀，晚上九點要吃藥一藥，這三個月來，她已經吃了不下十多種的藥；有時雖有點起色，但是不久又變壞。當她看到桌上大小的藥瓶，就打內心起了深惡。母親比她更關懷吃藥的事，有時她是被迫着喝下氣味不同的藥水，現在母親走了，時鐘打過九下，她仍低頭織着毛衣。人體四肢百骸中，最微妙的莫過於看不見的人心，尤其是，當人心存有矛盾的時候，連他自己本身也解釋不出所以然。

萱萱有時整天沒有說一句話，因爲聽到自己乾澀低沉的聲音，恨不得用双手掩止自己的耳朶，然而有時她又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好像嗓啞有一種保障一她自己所知道的也僅只此。

母親爲了萱萱的懸症，變得憔悴，在人生的路途上，她已經是西下的夕陽，縱能廻光返照也萬萬

不及萱萱的旭日初昇，但是這輪旭日却被濃密的烏雲團團包圍了。——她有時也輾轉難眠，在靜夜裏

住在陋巷的小市民早睡早起，一入深夜，黑漆漆的巷道只有一兩盞昏暗的路燈。遠處傳來一陣一陣大富人家的犬吠聲—這又鈎引起母親往日的回憶，丈夫的音容閃爍在眼簾上，由暗而明，由明而暗

「明玉，妳的事業雄心比天下男人要大，可惜妳是個女人。

「但是我有你呀!!」

——已經是三十年了，然而那些話却歷歷如昨。那是初夏的清晨，清風拂面，當他們發現試種的山杏桃在小農場綻出新芽點的時候，他們多麼高興，她的臉色像天上的晴空，嘴角的微笑就像盛開的玫瑰花，她滔滔的說出璀燦雲霞的計劃理想，她的丈夫握住她的手，向她擠眼，她含情脈脈的笑着。——失眠之夜多翻身，三十年的歲月，像是翻了個身，世事善變也像翻了身。嘆了一口氣，她又索掛起萱萱的病來。

如果不幸，眞的，萱萱終生成爲嗓啞，她的前途？自己對女兒苦心的期望也付之東流？

「唔…去…去…不不。」

「我恨……。」

「不喜……歡。」

「媽媽……。」

萱萱幾乎每夜說夢話，白天母親很少聽到女兒說話，萱萱已經習慣用點頭或搖手來表達意思，晚上聽見女兒的聲音，知道她的嗓子雖沒有變好，但也沒有變壞，也聊可釋憂。

天上的星星被烏雲掩住了，屋後的柏樹上停有幾隻烏鴉，夜雨將要下，有點凄風刮着。

「嗚—嗚—。」萱萱在夢裏哭着。

母親把臉靠在她的頰臉上，輕聲叫着：「萱…」她還沒有醒，嘴裏呢喃着，聽不清說什麼，母親把她抱得更緊，輕輕聞她。

屋後的烏鴉咕咕在樹上拍着翅膀，夜凉如水。

「不愛…不愛…。」她又說夢話，

母親急切的問：「萱，你說什麼？你不愛什麼？什麼？」

她沒有聲音，胸膛平隱的起伏，呼吸很均勻—雨終於下了，打在窗上滴滴的響着。

「我不愛…我恨…音樂。」

母親便急切的問：「萱，說什麼？你怎麼了！」

她用力搖着萱萱—雨更大了，天邊的閃電配合着雷聲，忽然她的腦際掠過一陣電光她得了些啓示。

萱萱醒了，忪惺眼睛看了母親一眼，慢慢的說：「什麼？媽。」一聲音依然沙啞低沉，一轉身又睡了。

6

一條清靜的街道上，清道夫把垃圾箱的垃圾倒向車子裏，推着車子，搖起叮噹叮噹的鈴子向前去了，忽然停了，鈴子仍輕輕的搖着，他的手指向另一條街，他揚了一下眉點頭，笑了，又走了，鈴子叮噹—叮噹—。

她憔悴的臉孔，笑了一下，向清道夫所指的方向去了，蹁蹁的步子消失在街角。

她停在有玻璃框的大門，玻璃上有紅色的大字：「×心理精神診所」—咿呀，她推車進去，她向橱口探望了一下，寫了些字，就坐在候椅上，眼睛看着地上，陷入沉思。

隔着明亮的玻璃，可以看見她小心翼翼的向穿白衣的醫生述說着，她深陷的眼皮，而闔起來像在想什麼，有時她的嘴角向上一彎顯出隱約的笑渦，那大概是醫生說對了她的心意。有時她也着黑白搖差雜的頭髮。醫生托着光禿禿的頭，靜聽着，有時嘴唇也掀動着，眼光朝她打轉。

他們在那房間裏談了很久很久…。醫生沈默了

「不能，哦！不能，她不能放棄。」隔着玻璃可以聽到她激動的聲音。

「……」醫生的聲音倒聽不見。

她恢復了平靜不知說些什麼，臉上有個一陰沉的雲霧，醫生聽完了，又低頭，像是在想什麼。—兩人又歸沉默。

醫生又動了嘴唇……。

她臉色很難看的起來向醫生告辭了，醫生送她門口，看她孤零零的身影漸漸消失在街心。他才輕輕把玻璃門關上，回頭朝一位護士感喟的說：「可憐的老太太，爲了女兒，她必須犧牲多少年的心血。

7

一個意志堅强而有個性的人，多少年來抱着一個理想，憑着那個理想生活，一旦强要她放棄那個理想，事實上是很不可能而且也是很慘酷的事。整個晚上她的思潮起伏，當她想到悲傷的地方，熱淚就流滿了枕頭，有時她也深深懷疑醫生所說的一切，但是她終於下了決心。

太陽升起了，把大地照得充滿了光明。

她把双手搭在萱萱的肩上慢慢的說：「孩子，你會恨媽媽嗎？從現在起，你必須負擔起生活的擔子，媽感到透不過氣。你的聲樂也暫時放棄了。」

萱萱驀的轉過頭來，睜亮了眼睛，多少日子來籠罩在她眼睛的霾雲突然消散了：「媽，那麼你允許我去做事了。」

母親含淚點頭。

「但是…媽，我不相信，你爲什麼突然……？告訴我原因吧…爲什麼？」

「媽，實在透不過氣來…爲了生活。」

「哦!!可憐的媽。」萱萱拿起母親的手哭了。

終於萱萱到了一家公司做事，漸漸的，沒有多久她的嗓子就變好了，她仍能說出美麗的聲音，但是她却沒有繼續去學聲樂，她却成了一位業餘的畫家。她一直不知道母親的故事，一直到母親逝世半年後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裏，一位好心的護士才告訴她，這個故事只包括在醫生告訴她母親的一句話：「你必須犧牲多年來對女兒的苦心期待和所用的心血，讓她放棄學聲樂吧！因爲從心理上分析起來，令媛的嗓啞乃由於她的潛意識中對聲樂失望，厭惡，所引起的。」

自語

A

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來表達我的心境才好，一種長大的感覺環繞著我，很自然地，我想起詹冰的一首詩「天門開的時候」。

有一天……在天空上，飄浮著五色的雪彩，吹奏著美妙的樂音，燦爛地天門開了。……那時候，我們要跪拜在在上，祈求我們最大的願望。……啊！有一天，天門會開了，我要馬上說出我的願望：「還給我永別的母親吧：」

什麼時候我忘記了，我單獨地踏入詩的國度，沒有人送別，也沒有人說：「再見」。我只是茫然地往前走，而那曾經發光過的童年，美麗的鑽石光彩，在我的脚下駐留時，我是多麼興奮啊，面對著閃爍的人生謎語。

藝術家極力塑造自己的風格，一旦風格形成後，又故意去突破，這便是文學的悲劇，此種親手扼殺創出的美的反省，付出的代價太崇高了。不幸，我也走在這寂寞的行列裏。我實在不想說什麼，我知道，我只是年輕而已，所謂年齡的差異產生感情的隔閡有這種說法嗎，如果有，那麼我們心靈的交通用什麼做傳導？

B

我說的話你懂嗎？

我不懂，眞的，你在自語。

爲什麼？

因爲你在自語。

……

喂、你在聽什麼？

我不在聽什麼，我是在想什麼。

……

我的話使你感到好笑？

好笑？我才想哭，哭自己像一隻墜落的鳥。

我不是墜落的鳥。

你是一隻思想的鳥。

……

請接住我吧，用你純潔的手。

……

C

「獨獨談起了中國啊！我們就有要哭的感覺。的們我文字，我們的音樂，我們的繪畫和我們的詩，甚至我們的民謠啊！都因爲我們的「古老」而遠離了我們？中國，中國，中國……？一百個呼喚的中國啊！我們怎不該有「哭」的感覺？……」

這是林煌彰在「蛙鳴」裏的哽泣，我喃喃唸著：「中國，中國，寂寞的中國」，然後是一陣風吹醒了我。

鄭炯明